穆堂別稿

穆堂別稿卷之四十九

臨川 李紱 巨來

凡例 條約 事宜

八旗通志凡例

一志書專志八旗旗分首宜清晰今
四朝實錄及大清會典所載自
祖宗以來設立八旗編定佐領分別方位并增添更定之制爲
旗分志以冠全書

一畿輔五百里內八旗有分給地畝今遵照會典所載
併查明戸部新舊冊籍頃畝確數及

盛京等處旗莊直省駐防地畝逐一登載爲土田志以紀
本朝授地之法其井田及山場草廠並附載焉
一志書例載營建如王府第宅各按旗分門殿規模載
在會典八旗官員兵丁給與房屋俱有規制直省駐防
官員建有衙署兵丁並給營房近奉
世宗憲皇帝恩旨在
京八旗都統亦俱給與官衙今查明建置緣由爲營建志
其左右兩翼京倉八旗學舍八旗教場礮廠等俱查明
創建緣由附入
一八旗兵制之善與古井田寓兵于農法異意同兵丁

閑散一例編審但餘丁生齒繁盛月異而歲不同難核

定數今止詳紀兵制作兵制志無庸別志戶口

一八旂官制遠邁前古凡二十四都統所屬及內大臣

護軍前鋒步軍各統領內務府總管各王府所屬官直

省鎮守駐防等官俱考其品級俸祿職掌爲職官志其

內閣部院等衙門額設滿缺仍照會典載入

一

本朝崇重文教造就人材凡

宗學

國學順天奉天兩府學左右兩翼義學

內廷官學俱查明建立緣由為學校志其歷年歲貢恩貢拔貢俱列兩府學之後

一國家典禮明備車書一統其有禮文專為八旂設者因事制宜經曲咸具特加紀載為典禮志

一志書例載藝文自帝王御製下至士大夫著作凡有關地方者並皆登載今將欽奉

列祖以來

制誥詔諭事關八旂及

御製詩文褒賜八旂臣工者恭載簡首其各旂人員進

呈賦頌應

制詩文及奏疏等篇有關八旂者並載入志書爲藝文志

一志書例載封爵一條

本朝自肇基王蹟至統一四海以來凡從龍翼運輔佐太平同異姓文武功臣展親酧庸典禮甚盛理宜紀載垂示萬世凡親王郡王以下至奉恩將軍俱仿史漢體列爲封爵世表民公侯伯子男附焉其阿達哈哈番以下至拖沙喇哈番世襲罔替者亦俱備載別爲世職表

一八旂都統副都統及內大臣領侍衛內大臣護軍統領前鋒統領步軍統領內務府總管俱係統屬八旂官

員兵丁之大臣應備載其補用年月列爲八旗大臣年
表以重職守其八旗內閣部院滿闕大臣及漢軍大臣
任漢闕者並列爲內閣部院大臣年表直省駐防將軍
副都統及山陝督撫定爲滿闕者列爲直省大臣年表
其餘直省督撫提鎭大臣並非專屬旗缺止將籍係八
旗者附列于後

一志書例志選舉凡八旗進士舉人副榜武進士武舉
及保舉孝廉方正悉依年世科分編載爲選舉表

一八旗官員俱由旗人補用近日以漢人武職補任副
都統者不過間一有之今止備載八旗人物列不另立

名宦傳

一入旂列傳以宗室王公為首凡有軍功及身後得謚者俱照各王公所得冊誥及諭祭諭塟文內開載功績事實逐一立傳其有功績章奏見于實錄史書者亦俱采入如止緣推恩授封並無自立功績身後又未得謚者已見封爵表無庸立傳

一三朝國史功臣一百一十六人係奉

聖祖仁皇帝欽定今俱立傳入于名臣列傳此外立傳之人物
事蹟以世爵世職
勅書爲主恭查
三朝國史奏定功臣傳凡例內開凡功臣已至大臣又自立功
績得授拜他喇布勒哈番以上及未至大臣自立功績
得授阿思哈尼哈番以上世職者各繕摺請
旨立傳等語今志書較之
國史體例稍寬記載宜廣凡官至大臣又自立功績得授
拜他喇布勒番以上及未至大臣自立功績得授阿思
哈尼哈番以上者俱照伊

勅書內所開功績立爲名臣傳如

實錄內有伊功績亦與本人俱止潤色文義不于此外添入事

實其餘官未至大臣所得世職又不及阿思哈尼哈番

者不便一體稱爲名臣但伊既自立功績給有

勅書得授世職無論世職大小俱係有功之臣照伊

勅書所開功績編纂別爲勳臣傳其有止因投誠給與世職

及承襲祖父世職自已並無軍功者俱見世職表無庸

立傳

一官至大臣自立功績甚多見于

實錄史書當未得世職身後亦未得謚所歷仕宦征討地方又

未崇祀名宦如川陝總督哈占征南將軍穆占等亦與
立傳附本旂名臣之末
一康熙元年以後海宇昇平大臣以軍功得授世職者
甚少但承平佐治與創業戰功各有宣力之勞凡八旂
大臣內閣部院大臣直省大臣身後曾給謚號者委係
完名全節始終勤勞之大臣各照伊所得
諭祭文碑文內所敘勞績入于名臣傳再敬稽
四朝實錄內有伊勞績及查六科史書內有伊章奏關係政治
者俱與采入至本家所送家傳誌銘止取其世系里居
官階年月以便敘次其所記事實恐有溢美槪不載入

一

國家澄敘官方超越前古八旂人員任直省守土之官者循卓甚多凡督撫大臣崇祀名宦者俱照直省所送名宦冊內事實併采其章奏作傳入名臣傳其司道府廳州縣等官在本地方曾入名宦祠者俱照現在各省送到名宦冊內事蹟立爲循吏傳

一

國史館奏定功臣傳凡例內稱奉

旨纂修功臣傳勿得以勞績諭其等次但視其出身先後以定前後今亦遵照此例

一

國史館奏定功臣凡例內稱遵奉

上諭凡應立傳功臣之子孫皆附入伊祖父傳內其弟兄族

人有應立傳者亦附入等語今亦遵照此二十例逐一

附入凡子孫及兄弟族人官至大臣又自立功績得授

拜他喇布勒哈番以上及官未至大臣自立功績得授

阿思哈尼哈番以上應立名臣傳者目錄大書姓名于

祖父之後其傳文另行特起如官至大臣所得世職不

及拜他喇布勒哈番及官未大臣所得世職又不及阿

思哈尼哈番止應入勲臣忠烈傳者伊祖父目錄下俱

小書姓名其傳文進敘不另行特起仍于本旂勳列傳目錄之末補列姓名註明見伊祖父某人傳至于應立勳臣忠列傳之人其家無名臣者不論勳臣忠列以子孫附于祖父以卑幼附于尊長附者俱小字列名傳文俱連寫勳臣附忠烈者仍補列姓名于勳臣目錄之末忠烈附勳臣者仍補列姓名于忠烈目錄之末並註明見伊祖父某人傳其無可附者各自立傳以上名臣勳臣忠烈俱係自立功績得授世職之人故祖父子孫兄弟族人附于一處其官至大臣並無自列世職止係身後得諡者別自立傳入于得諡名臣其官至將軍督撫

提鎭並無自立世職止係各地方崇祀名宦者別自立
傳入于名宦名臣

一
國史館奏定功凡例內稱
三朝功臣有在康熙年間居官行走者不准立傳外其在康熙
年間物故順治年間致仕者仍與立傳等語查志書係
通記
本朝八旂人物並不劃分朝代凡係應立傳之人在雍正
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以前物故者俱與立傳

一歷來遇變殉難及臨陣死事諸臣現在奉

世宗憲皇帝諭旨查明
實錄立傳但查歷代史書體例凡官未至大臣止有殉難死事
一節別無功業者俱入忠烈傳如係王公大臣別有功
業者雖殉難死事仍各自立傳如唐書永安王孝基等
雖陣亡仍入諸王傳太尉段秀實等雖殉難仍自立列
傳俱不入忠烈傳今亦照此例分別立傳
一史記始立儒林傳漢書因之後漢書又別立文苑傳
歷來志書儒林文苑二傳或分或合體例不一今照史
記漢書例合立爲儒林儒傳將
國初設立文館內巴克什如欽遵

太祖高皇帝指授創立

國書之大海巴克什額爾德尼巴克什等俱入于儒林傳

至改立內三院之後停止巴克什之名應敬稽

四朝實錄內所載八旗人員有人品文學曾經

上諭褒嘉者查明事實附入儒林傳

一八旗取有

旌表孝子及

四朝實錄內所載八旗節義之人查明事實立爲孝義傳

一八旗

旌表節婦烈女俱照原疏內開列事實立爲烈女傳其保護

聖躬及誕育

聖后諸夫人皆附焉至於婦女從夫死者欽奉

聖祖仁皇帝好生恩旨停止旌表但行雖過中志猶可取其有

已經報部及入旂保送者亦與附載

一入旂官名屢有更定如都統初止照清文對音稱固

山額眞至順治十七年漢文改稱都統副都統初止照

滿文稱梅勒章京後改稱副都統恭查

三朝實錄凡官名未改定之前仍用舊官名改定之後始用改

定官名近日改定

實錄恐用後取改官名今志書亦遵照此例不論年分恐用後

取改官名仍于職官志內聲明從前節次更定之制

一八旂人名及口外地名對音字樣各書不同又八旂大臣名同者亦須分別對音今俱遵照

實錄改定畫一

一書內應擡寫之字俱有一定式樣理宜畫一細查各書惟會典內擡寫字樣最為全備今將一切應擡寫之字俱遵照新會典擡寫

一史書舊例凡王公大臣列傳或一人為一卷或數人為一卷俱自為起止不立總序惟忠烈孝義循吏儒林列女等小傳各人事蹟無多或十數人為一卷或數十

八旗一卷俱于各類之首撰一總序今亦倣照其體除
王公名臣列傳不立總序外其勳臣忠烈循吏儒林孝
義列女等小傳各立總序
一自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以後
世宗憲皇帝諭旨須示八旗者俱關係八旗政事人物理應敬
謹備載現在雍正五年以前
上諭已經成書逐一分類編入各志餘俟八旗
上諭館逐年書成進呈
御覽之後恭請編入
一

國家慶祚萬世無疆將來八旗志書亦應以次增修今所
纂輯爲八旗通志初編於雍正五年十一月初八日奉
旨纂修初編所載俱係奉
旨以前之事其自雍正五年十一月初九日以後八旗事宜
俱俟將來續修志書增入近日奉
聖旨俞允科臣永泰所奏修至雍正十三年以備
五朝事實今應于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爲止雍正十三
年八月二十四日以後之事俱係次編續修
按明李文正公懷麓堂後集有凡例三篇附通鑑纂
要大明會典二書進表之後是凡例亦可入集也闕

里志凡例不見進表有代衍聖公謝建闕里廟表意

進表乃衍聖公出名故耳 自記

修臨川縣志

一志地者必本於天故地志多先星野言星而歸之分野則志天仍志地也況臨川上應文昌則星象所關較之他境尤爲不可缺者舊志多先沿革建置而後星緯未爲合序嘉靖撫州志以天地人三者分志而天文志爲首分列五條又覺太繁沿革不關天文禨祥不盡出于天占驗無關本地今止立星野志

一臨川縣始建于漢和帝永元八年初名臨汝實轄今

六一之地吳陞為臨川郡轄八縣則不止于今時一府之地志名臨川則當日臨川郡所隸之地之事皆當載入不當止載今日臨川所隸矣至隋改臨川郡為撫州改臨汝縣為臨川縣縣名既定此後止志一縣之事可也隋大業三年及唐天寶元年嘗復置臨川郡而為時未久隸事無多不必牽連旁及

一撫州府治臨川則郡守及佐屬皆居臨川之地其建置職官廨舍臨川志理宜備載宋景定臨川志既已詳志

本朝胡令所修畧而不書今悉為補入

一志書例志封爵舊志謂魏晉以後爵皆假借地名並非實封遂間有不書者然事關其地即爲典故理當備載明以後文臣非有軍功不封五等之爵遇恩得封止于官階其可攷者亦附見焉至于官封祖父始自唐宋迨明益詳志書多特立封贈志今止附于封爵

一撫州嘉靖志邑里一條用周官職方氏文法甚爲古雅但連書亦不能詳如陂塘津梁寺觀各有緣起亦應分志徒志空名無資實用今止志一縣立都鄙一條亦以邑敘者高一格書稍爲增定而以分志者低一格書陵墓古蹟亦按都鄙附載

一志書山川每山每水分列而逐一註其高廣形勝及山之所有惟撫州嘉靖志作者欲倣禹貢導山導川文法連類書之山皆自郡城逆溯既與導山法異而方隅遠近亦不甚確徙使名山大川之勝不能全著嗣後續修者胸無圖經不敢改作止抄舊本今用導山導川法串敘高一格書改其不確者而增所未備仍逐條詳註低一格書依酈道元水經注法庶綱舉目張無疏漏之患

一志書誌一縣之事自職制廨舍戶役貢賦學校兵衛當悉按列史時代統轄備細載之庶古今沿革損益本

末明自前志止載今制稽古者將何所據今按歷代備載不遺

一志書史類法重尊王故近日志書首列宸翰志或稱典謨志誠爲得體然畧古詳今遂將

本朝

詔制通行天下者一併載入若修志者悉仍其法則天下志書首卷皆雷同矣今補作宸翰志備載古今詔誥勅書關係臨川者爲宸翰志其通行天下不專爲臨川者概不載入

一名宦鄉賢列傳體裁不同名宦傳籍貫官階而外一

切事業無關本境者卽不必志若鄉賢必用全傳蓋其人爲本地之人則其生平建樹皆本地人之功業生平著述皆本地人之文章本傳所載理宜備書卽本傳外別有嘉言懿行散見佗書者皆當附見傳後故國史有傳者不宜反加刪削從來天下志書知此義者蓋寡矣臨川人物自荀伯子臨川記唐甘伯宗臨川名士賢蹟傳二書不傳唐以前無可攷今止就宋元明三史有傳者悉照原文全錄至於王荆國曾文肅二傳中多一時愛憎之語而文肅至于章蔡並列尤爲枉抑今並駁正于後他若王元澤珥忠愍等傳小說傳誣亦加嚴駁

一王右軍祖孫曾文定兄弟並世居臨川有本人文字可憑而右軍誤入名宦文定比于寓賢今俱正定以決前疑

一志書搜羅宜廣臨川人物向來遺漏頗多不獨唐甘伯宗所傳臨川名士賢跡全湮即現有著述成書流布天下登諸祕府者在宋則有作周禮詳解之王昭禹作史學提要之黃繼善在元則有作四書纂箋之詹道傳作天下輿圖之朱思本作貞觀政要輯論之戈直從來省府縣諸志皆未嘗登其姓名今悉爲補入他若青田草廬弟子陳羅章艾友生散佚者多各附見儒林文苑

傳中而五黎三艾二鄧諸君子亦散見焉

一志書俱別志藝文與本事本人不相連屬省覽不便惟本府弘治志將詩古文詞各附本事本人之下覺山川壯色人物增輝最得志體經籍志書名之下併及原序尤佳胡志已用其法今悉仍之又加廣焉

一纂言紀事必載原書所謂則古稱先庶免無稽之誚李氏善註文選樂氏史作寰宇志每條註徵引書名可爲著書之法今亦倣之

一從來志書寺觀附于壇廟仙釋附于人物未爲允協惟弘治撫州志于全書之末立方外一條備載寺觀而

仙釋附焉最爲得體蓋史書仙釋並列于方技惟元崇
二氏故元史立釋老傳非史法也今一依史例立方技
傳併志醫卜星相道釋諸人惟寺觀則附見于所建之
地
一纂修之事宜分纂人多時日從容庶能遍閱書籍今
物力艱時日迫分纂不過數人應採之書未能遍閱掛
一漏萬之譏誠不能免惟較之前志急就于兵燹之餘
者稍爲明備耳拾遺補闕尚有待於將來

宜成書院條約

竊惟治世在于人材人材繇于培養我

皇上紹休明之運建郅隆之業既已崇獎學校慎選儒官猶復申飭封疆守土諸臣建立義學興賢育材所以廣勵學官之路者至矣本部院祇承

欽命節鎮桂海三江十三郡之秀民豫養之責良有所歸顧士溺于俗學而不盡其材也久矣今茲之舉固將崇德廣業以立學術事功之基即卑論文藝亦欲甄陶漸摩備通經學古之士光華著作之才以仰備

國家之用若猶是屢屢于講章之學帖括之文則諸生固已肄業及之豈今日之所以厚望者哉茲于鼓篋之初爲揭其綱要以示之準

一辨讀書緣起材之不成由于不學今舉世皆學而又乏之材者由不知所以學者何爲也曰爲科名耳爲利祿耳父兄以此教子弟以此學舉聖賢扶世導民之具僅供吾弋取利名之資而於身心性情家國天下之故毫無與焉則自其成童就傅之年而所以讀書之故早已迷謬而失其旨卽利祿科名旣遂究其歸趣一鄙夫耳諸士第時省所以讀書之故則今日修之家者必有其事也異時獻之

廷者必有其具也試問昔之遊宦于粵者何可更僕數獨南軒東萊二君子俎豆于斯堂科名利祿云乎哉典型

具在隧緒茫然學者其亦知所向方矣

一辨遊藝門逕文藝之于道末事也科舉之文又文之末事也然

國家取士之制在是卽孔孟程朱生于今日亦不得棄之而不務務之則必盡其功故得失可捐而功之不盡則謂之不誠矣所謂盡其功者豈於世俗索解于學究刪纂之說取材于坊刻淺薄之文云爾哉經藝之體其理則代古先聖賢之言也其辭則周秦以來立言者之神氣格律無弗包也不探討于六藝不足以窺理之奥不穿貫于子史百家不足以盡詞之變故通經學古非漸

工于科舉之文也而科舉之文之工亦必繇是然今人皆知通經學古之爲美而顧畏而不前者何也則以其業繁其程遠不若俗學之可以速化也是大不然夫俗學之根柢講章時文而已然講說日新月異時文逐風會爲轉移其變遷尤甚世所號爲老于科舉之學者計其生平研覽于講說者不知其幾種矣傚精於時文者不知其幾端矣約畧所誦奚啻千百篇古學以通經爲主九經僅四十八萬四千餘字以較時文不過七八百篇之多鄭耕老謂日誦三百字不過四年半可畢況論孟孝經諸生共習又各占一經約省三之一矣再補餘

經三年可畢況姿性高者日不止誦三百字耶諸生儆精于科舉之文雖及百千不免爲大雅嗤點苟腹貯九經則可以方行天下而其所爲時藝之工又必有異于人者矣移其精神學力于是則品之雅俗判若天淵又未嘗見彼之逸而此獨勞也諸生亦何憚而久不爲此且令勉諸生爲古學非謂必盡棄其學而更張之也第科舉之學諸生既已熟習苟溫其故而加精焉亦足以追時好而取世資若今之所用爲課者則平生之所未暇逮者也今爲諸生參分其日力以其一爲時學以其二從事于斯隨其姿性之高下以爲記誦之多寡雖時

過後學勤苦難成記言誠然然身隷學官則肄誦之外無餘事苟不爲菁終身不得通經學古是所厚望現在刋刻日歷分給諸生聽自量記質每日除溫習外能讀記經史子集若干字親筆塡注于冊

一經學而外莫重于史史記漢書昔人以配六經姿性高者就中節讀餘十九史亦當寓目子如老莊荀韓呂覽淮南文筆俱高文集若文選文粹文鑑文類皆宜別擇取裁李杜韓柳歐王曾蘇宜觀全集亦節取讀之餘文汎覽以廣見聞可也

一古人讀書多由手抄不惟行墨總萃便於記誦抑且

精神凝注今所讀能日錄者尤佳或作字遲鈍恐費日力者則購坊本手加點閱亦足攷課勤惰參驗進退

一會文月三恐防于讀也文不拘一律要必自己出爲佳勦說雷同實爲首戒

一月朔課前月所肄諸生肅謁主講主講按日歷刺舉經籍章句試其誠誦與否有錯誤遺忘者劄記以俟再課後月亦如之季終通核所誦生熟并文會等第高下總注日歷後幅移送本部院以憑查核面加勸勉

一學勤于專古人目不窺園坐而穿榻專之謂也場屋之學不專亦不能成況肆力于通經學古者乎專則日

積月累由少以至于多故曰蛾子時術之未有作輟而
可以爲學者也諸生在館不得輒出有必不得已者請
假而行刻期遄返

一學以嚴師爲先師嚴道尊而後知敬學古之訓也是
以往制必任致政之卿大夫以其德尊望重足爲後生
小子矜式而嚴憚切磋以有成也諸生一言一動凜遵
毋違則德器凝定豈直記誦詞章之益乎主講石塘先
生與本部院同官學士今本部院承乏茲土而先生半
刺不投覩于羽之非公不至殆于過之卽此一端諸生
矜式爲益于品行修矣

一本部院捐貲餼士敦延師長所為造就之力剴切之
旨一出誠心非循故事益所望于爾諸生者甚大爾諸
生務宜奮發濯磨文行交修以副本部院期望至意其
有操履粹白學殖日新文章華茂者本部院別加優獎
即儲為將來薦剡之地如有言行違反燕僻怠荒或恃
薄不材之甚無足陶鑄者訪聞有此立加擯斥決不使
一日甄擢因而意氣揚揚恣睢里巷佻達城闕此則狎
一莠之滋亂我嘉禾也汝諸生其敬聽之
以上條教不過揭為學之指歸且以課程創見誠慮諸
生望洋却步故不嘶諄復譬曉用祛疑畏至于大綱細

目則有儒先成訓與主講之良規在諸生務恪遵之無煩本部院之覼縷也

家居二倉條約

國家久道化成革薄從忠有鄉黨好義之人能敦任恤之誼者必加

旌獎給以頂帶而功大而費重者

詔加京卿爵秩誠化民成俗之盛典也爲士大夫者理宜率先以勸里黨余拙于爲宦通籍二十年而家無甔石之儲志焉未遂鬱鬱久矣今歲蒙

恩出撫廣西俸入餘銀千兩秦明

九重立家居二倉稍紓夙願不敢以其微末而自阻也所有

條約列後

一為家居常平倉每歲于新穀熟時就近市集收買穀石出帖招糴有能送穀至本倉者照市價市斛每石加大錢八文約買穀一千五百石存倉至次年五月初一日為始開倉糶賣如時價每石四錢以下減價四分每石六錢以下減價八分如貴至每石七八錢則減價一錢六分若減價過多恐米貴之年出新仍貴難于購買即漸至廢弛也其買穀之人田租足以自給者不與或其家偶有意外事故以致買之者仍與先儘本郡鄰里親友之貧者有餘乃

及外村親友糴穀之數每人問其家口若干計口筭一月飯食應用穀若干如數糴與不得多糴無論大小口每口糴與半石即可供一月之用矣

一爲家居義倉照常平倉法預先買穀一千五百石存倉至次年亦以五月初一日爲始開倉借給貧不能買穀之家仍先儘本村鄰舍親友次及外村親友其借穀之數亦照常平倉法問其家口人數按數借給不得多借所借之穀秋熟交還每石加息一斗以備出入費用秋熟全還者次年照數全借欠若干者次年照欠數減借還本欠息者仍扣除息穀全欠者次年全不借凡借

穀者俱聽其自還不行催索如將來有力能倍買穀石即以四月初一日為始開倉糶借

纂修三禮事宜

一纂修先須刊板印格子紙分給各纂修官將所纂之書俱用格子紙謄出釘成本子然後全書畫一可增可減可分可合不致參差其紙以太史簾為上金川簾亦可若扛簾薄脆斷不可用其格之行數多少俱照周易折中本子庶將來便於抄寫正本

一纂修各官須將書分纂則易于成書如禮記現派纂修五人既將禮記分為五分按照官資次序各纂一分

周禮儀禮亦照人數分纂

一纂修初稿即照

奏定凡例每章每節纂定六條一正義二辨正三通論四餘論五存疑六存異再加案語其采取儒先註疏傳說寧多毋少如禮記約計成書百卷每卷二十頁以下初稿必須倍取總裁閱時止須刪削不用增添則一閱即定矣

一寫書之式經文頂格大書正義等六條低一格書正義辨正等字大書外加方圈其餘註疏傳說俱雙行小書各家之說俱出姓名稱某氏某曰鄭註即稱鄭氏康

成避諱用字孔疏即稱孔氏穎達餘俱倣此惟周程朱張五
子稱子二程子仍加明道伊川以別之
一每章每節六條惟正義必不可少其辨正以下五條
或有或無不必全備
一周易折衷經文之下字音疑難者注有音切今三禮
經文之下似應查明經典釋文羣經音辨及康熙字典
等書逐一音註
一購求三禮之書原未將懇所開一百一十六種書目
黏單行文直省以致應者寥寥今應再將書目黏單行
文

一現抄永樂大典內三禮之書周禮缺地官夏官禮記
儀禮亦多全卷缺少查翰林院領書時照目查收原少
一千一百四十八本恐係遺在
皇史宬內未曾搬出應否請
旨再往
皇史宬內查尋抑或各位中堂大人遣的實閣員會同本
館提調纂修官徑往宬中尋覔
一合修三禮應照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吳文正三禮考
註通貫爲一今已定三經各自纂修似應仍將朱子儀
禮通解序目及吳文正三禮考註序目附于三禮之後

以存三禮合修之意

一周禮自俞壽翁于五官內查出冬官之屬王次點深然其說復有增補作周禮訂義邱吉甫舒文節遵俞王之說作註皆周禮專門名家之書今經文雖照原本似應將俞王邱舒諸家之書附載其序目于周禮之後益亦全書之存疑也

以上十條可否采用統俟各位總裁大人逐一商定

截漕事宜

一漕糧關係重大顆粒難容短少今應圖各幫弁丁均

感

皇上使其不致涷阻深恩俱當面供稱不敢掛欠升合其所
國之米交與地方文武官員加謹收貯看守毋許虧缺
偷盜仍令預期多僱民剝俟河冰一開即令裝載速運
抵通交卸入倉
一漕米不許攙粃使水如有潮濕之米不准國貯仍令
抵通晒颺賠補好米
一國米若干萬石俱交地方文武官員驗看過斛收受
舊例每正兌漕米一石加耗米二斗五升內除一石一
斗四升四合九勺四抄作正入厫外下剩米一斗五合
六抄爲顛抗折耗晒颺等費每改兌漕米一石加耗米

一斗七升內除一石八升三合六勺八抄作正入廒外下剩米八升六合三勺二抄爲晒颺折耗等費今仍照舊兌收以備過壩入倉折耗若晒颺有剩照例准作餘

米

一旂丁現在僱募剝船每米一百石給船戶水脚銀四兩五錢飯米一石耗米一石今截留入國並次年剝運抵壩進出頗抗虧折更多旂丁既免守候凍阻之虞又無交倉跋涉之費而地方官既多收兌剝運之累復有交糧賠累之苦相應每米一百石旂丁給地方官耗米二石以補折耗其水脚銀四兩五錢飯米一石仍照現

在抵通旂丁之數交納地方官以爲次年剝運之用

一經紀在壩起米卸米向例每米一石旂丁給大錢三十二文以爲外河裏河船戶及石壩五閘雇募代役人等之用今仍照舊例交附天津道庫以備次年抵通經紀起卸之費

一起米入囤必需抗夫入袋搬運應令旂丁每米一袋照舊例給付抗價

一糧米進倉有應交隨糧蓆片令旂丁交給地方官隨糧運通以備次年交糧鋪墊苫蓋等用

一糧米雖經囤貯其隨糧應交楞木松板仍照舊起大

通橋交納

天津起運囤米事宜

一將剝船編定號數每壹字號船五十隻挨次下米不許擁擠先後紊亂

一起米囤上用大籌船上用小籌互相兌換夫頭囤上

一名船上一名經管換籌不許錯誤

一每船上米若干取整數不用零頭各取船上收領甘結赴通州交卸如短少米數着船戶賠補外仍行重處

一隨剝運耗米石耑委佐貳官一員逐船查明數目令其照數帶運不得混淆

一剝船每運米一百石給食米一石委佐貳官一員㗖司支放登記不得錯誤

一船戸水脚銀兩㗖委佐貳官一員給發仍取船戸領結存查毋許短少亦不得錯誤重給

一蔴片按米數交與船上帶赴通州轉交

一凡空船在教場以南停泊上米船在兌米河下裝米每一字號數滿五十隻卽押令開行赴通不得停止

一每米一袋抗錢十文在船上現發不許短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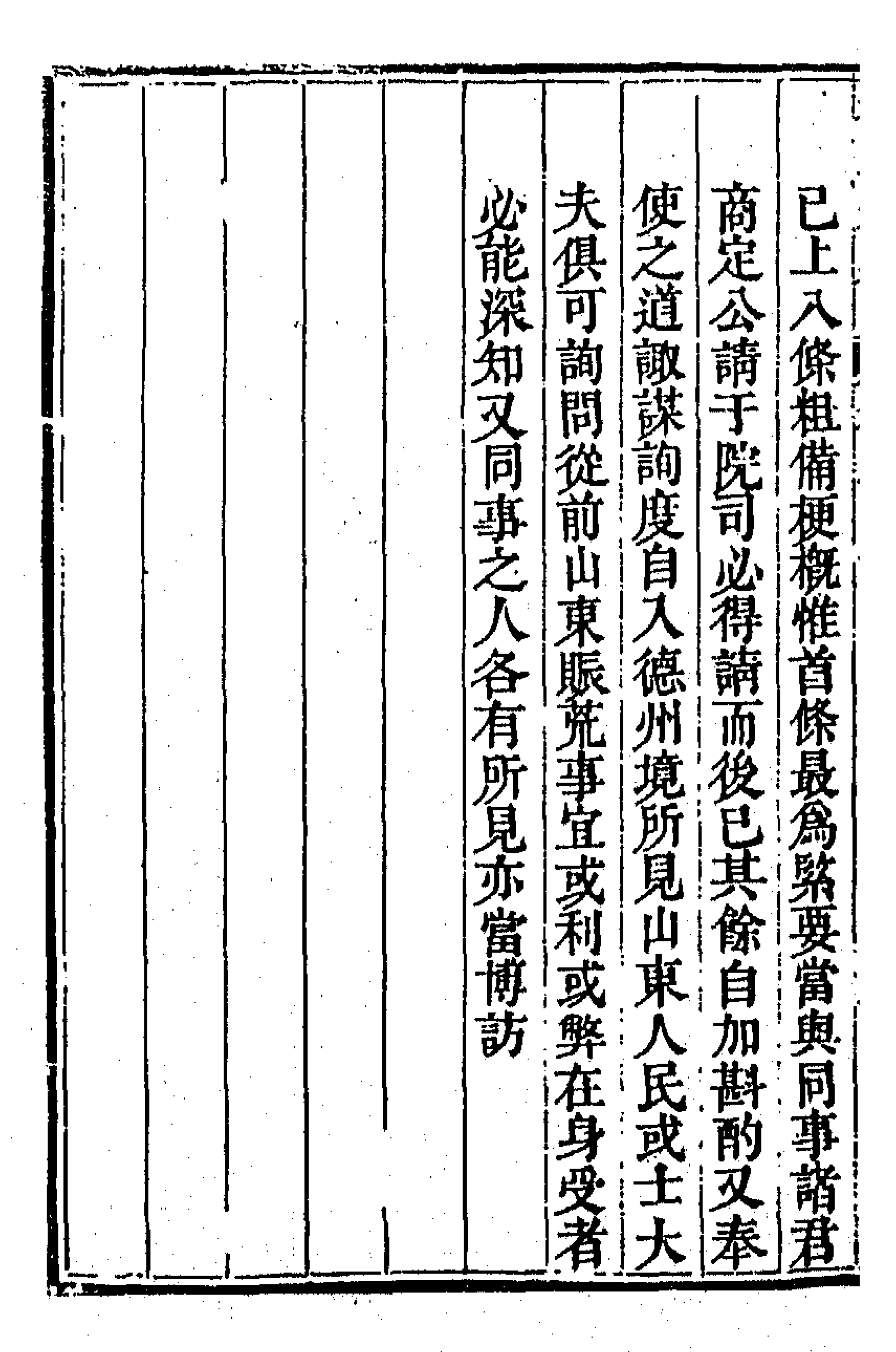
一各官帶衙役家人于寅時到教場料理停當其夫頭帶抗米人夫聽放頭炮齊集二炮上工不得遲誤

一每船五十隻爲一號委佐貳官一員監運其汎地武
官務要帶領兵役在于沿河兩岸彼此相接晝夜催儹
護送巡查不許停留片刻
一斛手量米務要平斛响盪不許高浮亦不得短少如
有情弊立刻重究
一扛夫即責令夫頭約束如敢喧嘩並將所扛米袋偷
卸作弊者查出併夫頭重處仍令賠補
一每日各衙門選撥誠實兵役在教場兩旁及兌米河
下周流巡查疎懈者責儆不饒
賑荒事宜示丁生文傑

一賑務必須本州縣官經理凡造冊散票收票須用書
吏指揮號令巡攔須用皂役抬斛量概須用爬夫斗級
搬運糧石須用車船夫馬若非地方官親辦則呼應不
靈至于
欽差官員止可稽察浮冒侵蝕等弊所帶家人不過數名不
能親任賑務
一造冊務須精細不濫不遺一樣三本州縣官及分賑
官
欽差官各執其一倘有實在飢民現在出外求討者仍須註
明出外緣由以便補賑

一應賑飢民門首各帖小票照冊開明一戶某人大口
小口若干以便
欽差官于散賑之後抽村按票對冊逐戶稽察
一賑局每州縣城中及四鄉分爲五局城中牧令自行
散給四鄉則委領貳首領教職等分任散給每局兩員
一管給票一管給米如小邑職官不敷即兼請鄉紳有
品望者分任其事
欽差官巡五局監賑賑畢按村稽查
一賑期須前數日示知以免飢民守候
一賑局務擇寬廣寺院以爲公所一所分爲兩處一散

米一散票仍用高脚牌以飢民五十人為一牌皂役抗
牌由東門引進領票出西門出即引至散米之處按牌
冊唱名挨次交票領米其票于每日散米完時截去一
角以防吏役偷竊重領如次日再賑即用舊票散給領
米後再截一角
一遠方飢民恐有飢甚不勝負戴者賑局之旁立設粥
厰飢民領米之後各赴厰領粥一碗仍開兩門東入西
出
一斛斗須用烙印官斗
欽差官散賑官仍各執其一以便不時抽較


已上八條粗備梗概惟首條最為緊要當與同事諸君商定公請于院司必得請而後已其餘自加斟酌又奉使之道諏謀詢度自入德州境所見山東人民或士大夫俱可詢問從前山東賑荒事宜或利或弊在身受者必能深知又同事之人各有所見亦當博訪

穆堂別稿卷之五十

臨川李紱巨來

行述　祭文

皇清誥封太夫人先妣行述

嗚呼痛哉吾母之棄不孝等何其遽耶吾母雖年幾大耋素康寧無疾何忽至于是耶不孝紱奉

命祭告

夏禹王陵及

明太祖陵須行恭請

訓旨特繕劄奏懇請順道省親荷蒙

聖恩俞允星馳至浙江旋至江南五旬而大禮告成禮成之
次日即登舟溯江歸里晝夜兼行自謂刻期拜慶孰知
未及到家而吾母已棄不孝等而長逝耶嗚呼痛哉吾
母生不孝等兄弟五人長績次四紳並以國學生先吾
母卒紱猶繫一官垂三十年中間雖屢次歸省一再迎
養然自保定督署送吾母南歸即奉使粵黔緣事落職
羈棲書局請急無由
皇上登極特恩給侍郎銜管理三庫逾月即補戶部左侍郎
再逾月又兼兵部右侍郎習短事煩
恩深責重南望親舍莫敢乞歸比左遷簡次私喜得以暫歸

乃僅逾十日卽蒙
恩命仍任八旗志書副總裁併曰修治冀書成卽行乃四閱
月而
特恩偒補詹事踰月又
特受三禮館副總裁今春又奉
命恭送
孝敬皇太后梓宮甫還
京師
世宗憲皇帝祔
廟配

天禮成孝承祭告之

命始得請假歸省葢不孝紱違吾母色養已十年矣不孝紘中甲辰科進士十四年于兹不敢謁選不孝繪中甲辰科鄉試亦十四年于兹不敢赴公車並侍養于家不孝紱特以代養因遂逡巡濡滯孰謂至家遲兩旬遂不及見吾母不孝之罪其可贖乎吾母年十八適先考侍郎公至白首相敬如賓先外祖棠溪吳公無子嗣生事葬祭無違禮以女而兼子教不孝等授經書訓文藝勉勵品行以母而兼師持身莊敬終日無惰容操家勤儉書算句稽無逸漏亦無苛急待卑幼寬和比沒也哭者皆盡

哀生平好讀書年逾八十未嘗遺忘每舉卷籍詭詭成誦遇事明大體審是非折之以理不孝敘巡撫廣西迎吾母就養至署後三日值吾母生辰欲張樂上壽已召伶人設樂具矣吾母聞之立命遣去讓曰汝居官二十餘年未嘗一演劇今以我故易素操可乎比敘總督直隸危疑震撼無虛日吾母見敘屏營問詢所以指示措注動中機宜或用所教入

奏剳輒奉

温旨敘喜以告吾母必正色相戒謂汝之遭逢

聖主幸也吾所據者理耳古固有守理而不能獲上者固未

容以不獲上而易吾理也敍媿而志之至于今不敢忘早處困絀家用匱乏必以教子孫爲先務曰是不可廢也比子若孫曾孫補府縣學生貢入太學舉于鄉成進士凡十餘人親黨以此相慶吾母恒蹙然以盈滿爲憂紱嘗三仕而三已吾母怡然處之謂消息乘除理固如是况雷霆雨露莫非

天恩安知非玉汝于成乎葢吾母懿德無愧女宗宜陳述以乞言于當世有道德而能文章者庶錫之銘誄以傳于無窮顧行狀之作惟公卿大夫用以請謚上之太常考功而序述母德則古無其文伏念吾母生平榮遇見于

三朝錫命及不孝敘所爲
世宗憲皇帝御書匾額記其他懿美頗見于昔年求吾母壽詩
小引用敢鈔撮以呈于大人先生得采擇焉倘蒙錫以
名章大篇或銘或誄則華衮之榮不孝等銜感永永無
旣
孫少司馬母張夫人行述
嗚呼母子天性之恩也死生人之恒理也人莫不愛其
親親不能以長存親没而哀凡爲子者之所同也然惟
寡母之育其孤子難于凡爲母者故孤子之哀其寡母
亦痛于凡爲子者此少司馬孫君國璽所爲仰天椎心

泣血痛其母之永逝屬余述其行以請于當世大人先生錫之銘誄以祈傳于無窮也乎少司馬之言曰吾母姓張氏世居遼東天命六年

國家盡有遼東之地外祖諱某始以從戎入隸鑲白旂籍

順治元年

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外祖時備羽林扈從入關遂卜居于順天玉田縣之陳府莊

國恩分授土田乃立室家生子一人曰張萬金吾母之兄也女三人吾母居次生而淑慎仁慈上事外祖父母備極孝敬與兄姊及妹友愛無間年十四即歸于先君時

當
國初八旂人士並以武功效力先祖諱某屢從征伐先君
諱某甫弱冠亦奮迹戎行思效力疆場爲進身計然先
世無通顯者家貧甚仰事俯育無所藉吾母來歸安之
若素脫簪珥勤紡績以奉先祖父母下及米鹽補苴之
絕毫不累先君故得專意嫻習武備馳驅
王事無內顧之憂康熙十二年冬逆藩吳三桂反於雲南陷
四川貴州逼湖廣明年
朝廷命將南征大發禁旅而先君實任前鋒臨行以親老爲
念吾母獨慨然雪涕相送謂

國家有大事全忠即以全孝君宜奮不顧身蕩平奏績以
榮二親若家庭色養當爲君力任之先君於是欣然就
道轉戰萬里平定滇南然後還歸中間綿歷八載吾母
以一身支持門戸亟白高堂酒漿滫瀡未嘗一日缺乏
先君既歸先祖父母相繼没吾母贊襄大事必誠必信
先君以所積俸薪置薄田一頃敝廬數椽家事頗就緒
而不孝罪孽深重年甫九齡先君謝世是年歲在癸酉
吾母四十一歲哀毁之餘力舉喪葬延師課子仍諄切
誠諭謂汝祖若父以從
龍起家固當繼述先人之志學習弓馬然世際昇平文事武

倘宜兼習之不孝叩首受命騎射之餘並習經書文藝
然屢應童子試不售吾母竭負郭田爲不孝納粟附名
太學甲午鄉科
朝廷特恩許文武互考不孝遂以監生應順天武鄉試中式
武舉歲辛丑春又遵慈命循例入文揚蒙公識拔獲中
進士雍正元年奉
命往河南試用不孝跪請吾母同行吾母以試用非實授可
比且中州迢遞資釜維艱令不孝先期速往是年署鄢
陵縣令二年九月始奉迎吾母赴任諄諄切諭愛養百
姓勿曠瘝貽父母羞不孝遵諭兢兢自守幸免隕越三

年十二月陞直隸禹州知州四年四月奉
旨赴京引
見九月陞開封府知府旋奉
特旨調杭州五年十二月陞補漳汀道六年十月調臺灣道
治孤懸海外遠隔重洋謹遵定例未敢奉吾母就養止
令室人竇氏侍吾母暫住漳州仍
奏懇每歲航海二次省問老母仰沐
聖主洪慈即調福建鹽驛道以便侍養蓋雍正七年也是年
陞福建按察使司按察使旋陞山東布政使司布政使
九年二月內轉大理寺少卿未幾奉

命署理浙江布政使事十月補河南山東副總河十年十月
欽命協理河東總督事務十一月署理河南巡撫十一年四
月奉
旨補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旋奉
命暫署蘇州巡撫印務既而蘇撫有人即自蘇買舟北行奉
吾母歸于故里屈指不孝歷官十年往復數萬里江湖
險阻山嶺崔嵬吾母年已八旬而履險如夷從無勞悴
驚悸之念形於辭色方期大耋期頤可以長依膝下不
謂今歲吳門返棹中氣漸虛抵京後積痰上湧參苓罔
效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子時奄然長逝不孝之罪實不

能追而吾母懿行誠未可奄沒不彰也吾母存日自矢
柏舟心力交瘁平居自奉非薄夏不葛冬不裘每言吾
非節省以冀羨餘欲躬親儉朴垂誠子孫耳至於推恩
親黨又極加厚不孝有分居叔父玉龍物故叔母孀居
守節無子女命不孝迎養自鄢陵以至吳門食必同几
臥必共榻服食無分輕重歷十一年如一日彌留之日
尙命不孝夫婦敬奉叔母不得稍有怠忽從姪孫祊有
女年已及笄家貧無力遣嫁特令不孝資助如期嫁之
不孝在官時吾母尤嚴于訓誡操守凡有所奉甘鮮必
究問所由來不許妄受卽購諸城市者必令約束家人

衙役不許虧短價值至於慈心愛人出于天性不孝歷任皆外吏每遇除夕必呼不孝嚴切訓誡謂刑獄有關民命稍涉寃抑卽于天和愼毋假吏胥手致有出入獄囚有可保釋者歲除宜令寧家在獄者聞之卽不能取保者亦皆感泣焉幕友黃玫攜幼子隨任內姪李彬亦相依宦所吾母問寒燠拯疾苦一切衣食親爲料理且命延師課其讀書勿令曠廢平時起居愼密不窺外戶卽往來江浙名山水間率家中長幼共坐一舟窗櫺之外覆以布帳雖逢酷暑不許啟窗牖內戚至親或以太夫人年高瞻眺不害吾母必霽顏相謝謂遊目騁心非

坤道所宜我寧神靜攝安之若素不敢以景涉繁華年
已乖適頓忘閨訓也然接見親串平易和藹尤樂于教
人爲善雖僕婢亦就其所司諄切訓誨今迴想遺訓音
容邈隔惟公爲述其梗槪感且不朽余惟婦女節烈
國家旌門定有年例子之母年雖稍後然撫孤兒成立獨
居至四十年不可謂非苦節至於孝敬仁慈莊嚴靜一
皆可以爲女則是可述已少司馬爲余典會試所取士
誼不可以辭遂本其語敘而書之以請于當世之畜道
德能文章者加論定焉夫人生于順治癸巳終于雍正
癸丑享壽八十有一及見子任封疆列卿貳天之所以

報之者不可謂不厚世之士女覽是冊焉其亦可以有勸矣

戶部江南清吏司主事裘君行述

君諱夔字以敷始祖承節公諱邦光繫籍浙江會稽由進士起家當宋南渡時與胡忠簡公銓力詆和議謫通城監稅尋避居江西新建縣西山之爐坑遂世爲新建人三世祖司直公諱萬頃潛心理學與朱考亭楊慈湖二先生友善僞學禁起始力乞外任屢薦不起有竹齋遺集四卷君重刻行世十二世祖實齋公某性孝友田宅悉讓諸弟獨遷居厚舍距爐坑十里始爲厚舍裘氏

又數傳至君祖克明公諱士朴孝行載邑志以子貴
勅贈文林郎考松園公諱纘順治丙戌鄉試副榜辛卯領鄉
薦授四川榮經縣知縣榮經極邊地又值兵燹後瘡痍
滿目松園公招民闢土修學教士一切傳以經術東省
詭寄一案棼如亂絲大吏知其廉能併旁邑清丈皆委
之至下其法于通省積勞成疾卒於任生子五長諱赤
縣學生次諱吉光由歲貢任興國縣學教諭次諱重由
歲貢授都昌縣學教諭次即君又次諱彭國學生君生
而岐嶷挺特讀書一再過不忘爲文踔厲風發每試輒
前列歲康熙壬戌年二十三補弟子員乙丑授知于學

使何公拔貢成均庚午考取正白旂教習試歲寒松柏
後凋題文祭酒錢塘汪公彝司業溧陽彭公會淇並擊
賞君文既補教習訓官學諸生有法度成就甚衆考滿
以知縣需次吏部壬申省親于欒經益練習吏事癸酉
抵京師十月謁選得福建武平縣未出都報丁父艱先
一月元配萬孺人歿時君既需次久橐裝蕭然然毅然
奔喪旋里碁無濡滯服甫闋而母寢疾母諭君曰吾輾
轉牀第非佳婦無以奉朝夕聞高梧賈氏女賢汝盍聘
之君遵慈命始娶賈孺人母疾少愈內顧釋然方圖北
行就補丙子夏母復抱病竟不起己卯服闋始補授奉

天錫縣奉天課賦舊額無地丁銀止徵米豆雜糧陳腐相因又無倉廒悉貯地窖及寺廟破屋既易浥爛又艱盤查官受其累民亦不勝勞君以改折徵銀力請于京兆條陳利害數千言得請具

題卒奉

俞旨著爲法上下蒙利無窮然新舊歲徵者已二十萬石矣適山東飢米豆騰貴君私計出吾朽急鄰病兩利也乃亟請于上咸信其誠許之航舊糧以鬻得高價既易新糧猶溢銀萬兩乃修建倉廒以貯糧食又念錦爲

龍興近畿而文教樸畧禮師儒新學宮季考月課給供膳

奬勸不遺餘力又相度地勢建文昌閣于城東南以增
輿形家言合自是科名始盛錦縣官廨土屋湫隘卑漏
如露處悉易以瓦石建廳事私宅吏舍咸具錦俗尚鬼
男女幼殤悉棄不掩尚君聞之惻然出錢立義冢諭總
甲遍爲收葬仍勒碑示禁積俗始變窮民不能婚葬者
輒資助之士人才範聘劉氏女以貧故壻家欲毀盟理
于官君歎曰此風俗偸薄所由也即代給聘錢令于堂
上昇轎成禮縣人以爲美談錦當前明時與我
朝相持蹂躪日久百里蕭然今
國家承平數十年招徠安輯戶口漸繁然庶務草刱民窮

舉事無所藉賴君性喜任事撙節糧餘銀與作之不敷
則出橐中裝或假貸以應數歲間營建屹然大備風景
一新殷庶比大都邑鄉人咸謂百年來所未有也君天
姿樸茂過人坦易不設城府與城守尉文武協和輩民
妥堵然執法不撓人莫敢以勢要縣地半屬
皇莊莊頭多匿奸壞法君廉得某尤無狀使蝕民產莫敢
枝梧因痛繩以法某驕悍恃奧援不屈訐于刑部君不
少挫竟得直鞭責之如律自是始斂手畏法响馬盜陳
三桀黠與他盜縣人以爲患君恩威旣著召之卽俯首
階下喻以天理禍福許令自新陳感激悔過遂爲良民

盜亦衰息庚辰兼知寧遠州事治如錦壬午行取天下
州縣官君以廉能受知府尹王公安國特薦以論俸少
一月格于部議而止癸未再兼知寧遠州事乙酉兼知
廣寧縣事戊子再兼之君才既長又一以實心任事所
至民樂既去民思討先後交盤几十倉糧不下二百斛
皆如期幹理民不勞而公事畢辦然君心力至是瘁矣
治錦十年無盜賊訟獄水旱之擾閒過亢暘禱於神輙
應乙酉蝗起府尹飛檄撲捕君謂非人力可盡齋宿禱
于天一夕蝗盡赴海死初已卯歲君涖任才數月
皇太子奉

命詣祭

陵道經錦州供應粮精旁午一切倉猝立辦修道路架浮梁

皆以身先夫役不擾民不廢事

皇太子色喜命左右記名以示獎異戊子歲

皇七子純親王以事至錦州駐月餘見君政事精勤詢父

老莊頭皆極稱感至爲流涕

皇七子歎異待君禮有加幾與將軍京兆尹埒賜堂額曰

愼修君益刻苦自立己丑奉

旨行取內陞糾矜旂民扳轅泣留者日千數不得請則醵貲

立生祠樹碑碣以誌功德君聞之峻拒乃止縣人送者

自錦至山海關三百里不絕道經寧遠君嘗攝州事者州民泣謂不復得公郵吾儕矣具雞黍奉脯牢以進者與錦民趾相錯也踰二年邑人士思君至私爲立碑于縣門之內葢其實心實政入人之深如此庚寅抵京師時行取內陞知縣五十五人君與從弟今司封君弼同與是選人以爲榮引
見之日
天顏甚懌語大臣云從來行取人員無如此番人材俱好
命吏部郎論資以主事補用候缺者俱得食俸朝賀入六品
班以寵異之葢

膺恩云壬辰二月補戸部江南清吏司主事江南賦甲天下吏事故殷繁又君當治錦勞瘁之餘每日視事不敢少貰遂遘疾四月二十二日病甚猶強起詣戸曹辦文書日昃始罷歸郎署曾越六日遂不起嗚呼惜哉君素疆幹善飯每矢念以精勤酬

主恩乃踰艾竟卒豈天命耶抑亦勤其事而死也君居家孝友厚于宗黨常欲倣范文正公立義塾置義田千畝已購故大學士張文端公桃花嶺別業爲義莊自仕宦十四年于外未竟其志性輕財重然諾急人之急憂人之憂嘗捐千金濟人人或負之亦終不悔與人交有始終

遇父執恭謹不以生死異禮尤勇于任公事其于巳私則退讓如不及家居府有吳源港爲四鄉水利大姓某欲擭爲巳有君力辨于官得直至今四鄉受灌漑之利都城新建會館傾囊捐貲修葺親爲文記之嘗于南昌郡城購地一區欲架數椽爲入城邸寓土豪某横占其偏家人控于官君聞之止曰寸田尺地何戀戀也獨不聞古人交讓之風乎君生平于輕重取舍之間所持類如此親黨咸謂君門內修謹有孝友之實當官勤敏有循吏之風急病讓夷有任俠之烈蓋篤論也君既沒舊治人士臨哭皆失聲夙昔朋好知與不知皆歎息泣下

謂潑澆風與厚道方于斯人有賴而豈意遽至于是耶
君生于順治庚子五月二十一日巳時卒于康熙壬辰
四月二十九日子府享年五十有三中遇
覃恩敕授文林郎待贈承德郎元配萬氏丁未進士直隸眞
定府寧晉縣知縣諱任女贈孺人繼配賈氏前癸未舉
人山東兵備副使道諱一奇孫女封孺人子三長思升
新建縣學附生娶徐氏甲子舉人四川盧山縣知縣諱
京堦女次思錄新建縣學廩生娶胡氏候選知縣諱維
憲女次思選國學生娶郭氏甲子舉人候選知縣諱文
正女女三長適龔某甲子舉人建昌府學教授諱衡子

先五年卒次適郭輔治歲貢生諱某子次許字余次子
孝泳孫幾人余自官
京師始識君然君獨異余謂爲生平所僅見期余甚遠大
顧締姻好遂以女字余子余疎拙又亢激屢爲人所愶
家寒素始通仕籍不知君獨何所見乃有取也感君厚
狀君之行不足重君世必有健于文又德望重足以信
今而傳後者因余所狀發君所蘊蓄以示君子不腐也
故𥚃述以應諸孤之請君三子皆賢愍芳好學孝友忠
信思錄工爲陳羅章艾之文後之昌殆未可量云
故常熟知縣趙君行述

前常熟令趙君卒于吳其孤凱初哭而請曰先君子承數世之德孤若積行績文以有一官不得其志而死于此豈惟不孝孤抱痛抑有心者皆哀憐之顧致階卑微不得分褒䘏于朝廷猶欲得哀誄銘傳之文以發揚之苫塊中未能執筆惟君爲述其一二于冊得藉手請乞于當世賢士大夫焉遂爲書之如後君姓趙氏諱濬字元升別號念堂其先世自洪洞移居涇陽舒橋坊北數傳至文學公集爲關中名儒又再傳至君大父某舉明萬歷戊午鄉薦文行甚高鄉謚貞獻先生生二子長某明天啟丁卯鄉舉君考也其弟某中

本朝順治丙戌經魁父子兄弟科第繼起鄉人榮之君生
而穎特七歲通禮記祖父愛之九歲而君考卒母氏劉
剪髮內櫛中將以身殉親黨以君弱勸乃止日夜課君
誦習君年未就外傅已卓犖如成人既痛厥考早逝復
時時感觸于母氏之哀益發憤自刻責霜晨暑夜不少
休母感動哀爲之殺又七年始補弟子員文名藉甚所
與交皆闔中名人然屢困場屋
今上康熙十七年戊午始舉于鄉明年成進士綵衣春酒以
所給宴金鑄大爵再拜爲母氏壽母爲之喜曰是乃不
墮爾祖父業矣先是有孤燕巢堂上累年不去人以爲

君母氏高節之祥牓堂曰燕瑞時方奉
勅修陝西通志君亟以瑞燕事載入又屬紳士爲詩文歌詠
之以推揚母氏之節比選期至念母老不欲遠母促之
行既中途心遽即馳還而母果疾遂革人稱其孝服闋
謁選得江南常熟縣江南財賦甲天下而蘇松當其半
蘇又甚于松而常熟錢糧當蘇三之一催科號爲極艱
緩之則上怒急之則下怨令爲所困十不二三免民俗
豪于訟巨家世族又衆上下掣肘令率莫能措拄君既
下車一以至誠相化邑人安之明年庚午江南鄉試與
分校者一房所薦如顧君三典張君大受楊君湝汪君

俟皆知名士捷南闈數十年得人之盛莫逾庚午而公
所取爲尤著焉是歲陝西旱葘辛未繼告
天子加意軫卹至壬申春麥猶未登君有田若干畝在涇陽
因貽書族人言吾鄉洊遭旱葘今歲農恐不獲縣進夏
季租若干盡行讓免至於秋季及次年夏秋二季租交
族人某收爲合族輸官租之需公私兩慊食其德者屬
君門生張君大受爲拔茁記勒諸石先是君大父嘗明
季庚辰年間値歲大祲發粟賙宗族又集諸父老涕泣
勸賑全活極衆事詳陝西通志張君援引其事以爲先
後媲美云癸酉以詿誤告罷又以二十五年逋賦未完

借捐例米代償而民逋奉
特恩蠲免無可追被劾羈留吳中君崇重先德嘗自撰家居
記述先世里居遷徙經緒本末纖細不遺戒子孫無忘
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又推敬宗之義以收族手定家譜
將歸刻以頒族人乃垂老去官家鄉闊絕不得竟其所
志生平尙友古人尤慕陶靖節先生爲琴書消憂圖以
自娛羈栖數載新米日困丙子夏命長子凱初攜家日
歸里今歲夏五凱初復來將以君歸君時已臥病竟不
起嗚呼哀哉君孝友忠質樂善好施刻苦讀書爲文思
以振兩世鄉貢之業邀綸綍旌母氏五十年之苦節乃

坎壈若此計終身所歷九歳而孤困諸生者二十年晚得一官輒報罷淹滞吳中又十年抑鬱連蹇竟以客死天之報施善人竟何如哉彼世之不君若者又將何居焉君既逝幾不能具棺門下士賻助始成禮而常熟百姓聚哭君舊所築書院爲君作佛事于此見三代直道而君生平恩德在人十年如一日可想見也君生某年月日以今某年月日卒于吳享年七十有幾娶韓氏爲前己卯舉人兵部武選司郎中諱詩長女子二長凱初諸生次凱繼太學生先卒女一適諸生申培楚孫男六灥錢諸生秉鈍維鈞太學生邦銓人鑑其鈺並幼孫女

三霜露旣深逝者日遠歐陽子云惟傳于文字者可以無窮子不敢任也當世載筆之士必有能承君者爲書其如此以授凱初焉

初趙君卒孤凱初屬君門下士代爲行述因轉以見屬余援古法爲稿授之而近世不用他人代述止用諸孤語氣君門下士因共相改竄從世俗體又稍增飾浮詞非古文法也余因存此稿以諗于知古文者

自記

祭葛太孺人文

嗚呼父母之年一喜一懼喜者不能有常懼者有時而

至故人子凜凜之心親八十而月制恐百禮之未洽即
親心之莫慰惟吾母與太夫人實躊躇于此義當夫年
躋耄耋之崇身受
封章之貴傍觀所爲共羨諸福于焉大備何今歲之降鹵吾
母溘然以逝甫時易乎秋冬太夫人訃音旋至喜者曾
幾何時懼者遽至於是念欣戚之相同緬臨風而隕涕
昔偕令子獻縞贈紵處同學而相資出同官而相勵文
章道德之修乃遍孚于羣季申之以盟好之勤重之以
婚姻之契屢徵桃夭之期疊見萱堂之背考戴禮之古
法不得嗣爲兄弟陳斯義於尊靈知謌傷而心碎嗚呼

居喪弔喪孔子譏以爲虗弗躬弗親詩人因以爲刺惟情慟而哀深遂越禮而滋戾生芻一束南州故事望環珮于青冥薦芳馨于澗粲尙鑒哀情享茲勿棄

代官祭金洗馬夫人文

彩雲易散皓月常虧豈美盡而生疾抑大造之不慈胡爲乎奪人間之嘉耦失閨中之淑姿使玉堂之彥聞零香而隕涕望遺挂而生悲于惟夫人生于名族禮法無違比蕊珠之特孕如瓊樹之一枝配于洗馬合璧聯璣靜斂覯書出東城之意表敬恭舉案息皐廡之長噫旣歡成于好合復子姒之不遲石麟昇兆玉燕連飛厨

覃恩之下逮拜封典于淸時
龍章有曜象服是宜旁觀爲之歎羨里鄰爲之光輝何哀情與吉語乃沓至而交馳紫玉之烟勿化白花之讖何其佛色皆空豈坐蓮于南海仙書多幻寧駕鳳于瑤池君子失其偕老同官弔以新詞一束生芻悵其人之如玉二株嫩世知厥後之嗣徽

代永定河同知祭直隸總督文

嗚呼死生大矣昔人有言況古今之偉人功存於社稷澤被於生民忽騎箕而遽往重乃比於泰山君夫門生故吏受其噓拂聆其誨言方圖後效未報前恩眷旄麾

其如故忽鸑鶴以飄翩念一渉而無從豈百身之可捐

若某二人于公夫豈不然惟公降神崧嶽毓秀華門鐵

劵丹書之烈箕裘弓冶之賢早確壘殺旋擁朱幡

帝心簡在于藩于宣遂撫股肱之地晋加總制之權方召速

翩殊賜重乎圭卣范韓出入威名震于幽燕民戴黍苗

之陰雨吏承榕樾之高天荅沭膏咏勤者十有六年某

等承獲鹿之乏牧延慶之邊散材無用燕石多瘢加朽

株以先容薦碔砆以璵璠遂忝名郡分符河干每逢除

沢化誨勤拳喚之咻之以生以全將頌德而難名惟永

矢其弗諼孰謂山摧天柱之獄風寒五丈之原也哉嗚

呼作述相承旣橋仰而梓俯塤箎交應比玉友與金昆
繼嗣鳳起公族麟振洵哀榮之大備復何憾歼九泉某
等惟戚懷舊德追念深仁奠生芻之一束冀歆侑于芳
樽

濂溪攷

濂溪者周子卜居廬山蓮花峯下愛溪水清深特創此名非營道故里舊有濂溪之名而因而名之者也宋史本傳謂蓮花峯下溪合湓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蓋因伊洛淵源錄誤引營道何棄仲農所作營道齋詩序而不知其不足據也何氏謂營道縣出郭三十里而近有村落曰濂溪周氏家焉族衆而業儒至先生遠宦弛肩廬阜力不能返故里乃結廬臨流寓濂溪之名志鄉關在目中蘇黃二公與之同時而所爲賦詩皆失本意濂溪之周至今蕃衍云云其言似若可信不知其爲傳

會之辭非其實也周子在當時雖未大通顯而名聲甚重二程既以爲師吕申公趙清獻皆屢薦之東坡年齒名位不甚後其爲濂溪詩不敢列於儕輩至推以造物爲徒其重如此道州僻壤忽生名世有不亟相引重以濂溪名其故居者乎仲農生南渡初在蘇黄二公之後見周子故里有濂溪之名遂以二公之詩爲誤不知當二公之時營道未有濂溪之名也東坡作詩在守杭時周子次子燾字次元者方爲兩浙轉運同在錢塘東坡其屬吏又交好也所爲詩果失本旨何難指示令其改正若山谷則與次元兄弟交誼尤親周子在江西久始

居豫章二十餘年孔常父祭周子文云先君之壯實辯取友逢公孫章握手驩厚二十餘年不知其久黃亞夫孔長源皆其執友而山谷及經甫兄弟並以通家子謁侍匪朝伊夕濂溪命名之意豈其不審而率爾下筆者東坡詩謂先生本全德廉退乃一隅因抛彭澤米偶似西山夫遂即世所知以爲溪之呼直以爲先生自立此名則其非鄉關所固有也明矣且古無濂字後世雖有此字從未指爲水名考漢許氏愼說文無濂字止有溓字音同濂注曰薄水一日中絕小水梁黃門侍郎顧野王作玉篇唐處士富春孫强增定始有濂字云本作溓溓之音則里兼里忝含鑒三切亦未嘗全

讀如今音廣韻有濂字止訓薄其未嘗以濂爲水名則
皆同水名莫備於水經及酈注而郴永之間未有濂水
蓋其名爲周子所特創也山谷濂溪詩序謂用其生平
所安樂媲水而成名曰濂溪意亦以不惟古無此水並
無此字故云然耳康泉讓水本南史所載范栢年對宋
明帝語所謂臣居在廉讓之間者也故不獨蘇黃作此
詩就廉字起義卽先生自題濂溪書堂詩亦未嘗言故
里有濂溪秪用元次山讓溪引起謂元子溪曰讓詩傳
到於今此俗良易化不欺顧相欽中述溪水之勝構堂
之由而終之以名溪之意曰吾樂蓋易足名濂以自箴

自篇首至終毫無一字爲鄉闕之思而直曰名濂自箴豈先生亦自失本意也耶何氏傳會造作之妄可以誣蘇黃爲誤而周子自作之詩則必不可誣今錄周子全詩及蘇黃二詩於後覽者虛心觀之亦可以爽然矣

周子自題濂溪書堂詩云元子溪曰讓詩傳到于今此俗良易化不欺顧相欽廬山我所愛買田山之陰田間有清水清泚出山心山心無塵土白石煎沈沈潺湲來數里到此始澄深書堂構其上隱几看雲岑倚梧或欹枕風月盈中襟有詩吟復默酒罷鳴幽琴數十黄卷軸賢聖談無音窻前即疇圃圃外桑麻林芋蔬可卒歲絹

布足衣食吾樂蓋易足名濂以自箴誰爲相朝暮岸木
寒蕭森

此詩以宋元詩會所錄者爲主先生原集不可見今世所見者惟嘉靖萬歷年間鹿洞本與詩會同若近日吳中本及張清恪刻本則中間字句多異而最誤者則詩題與名濂自箴句也題本作濂溪書堂而吳中本及張本並誤作瀼溪書堂蓋因首句元子溪曰讓而訛之又訛讓爲瀼不知周子從未有瀼溪書堂而廬山志亦從無此堂名也至名濂以自箴句則吳中本訛爲名濂朝暮箴語雖稍拙猶不失先生名濂

自箴之意張本乃改爲名溪朝暮侵歷考舊本從無
此語不惟失原詩之意併詞義亦不可解其意蓋欲
回護伊洛淵錄所引何仲農故里舊名之誤不知其
路於作僞乃心勞而日拙也至於廬山我所愛吳本
張本作久愛田間有清水吳本張本作流水白石照
沉沉吳本張本作自石磷磷沉到此始澄深張本作
澄澄深有時嗆復默酒罷鳴幽琴吳本張本並作或
吟或寘默或酒或鳴琴牕前即疇圃圃外桑麻林吳
本張本圃並作圃芋蔬可卒歲張本芋作千結二句
誰爲相朝暮岸木寒蕭森吳本張本並作元子與周

子相邀風月尋而到此始澄深之下多有能不可測岸木寒森森二句其異同之處雖無關係而詩詞則有雅俗之判白石照沉沉見水之清澈底也白石磷磷沉是石沉矣到此始澄深即一始字見堂乃據水之朦處誤作澄澄深澄字連用固未之見又與上磷磷字叠音複見又下添岸木寒森森二句是六句中三用叠字矣有詩吟復默酒罷鳴幽琴天然大雅乃叠用四或字語殊淺率固惟天子諸侯有之疇圖訛疇囿斷乎不可芓蔬訛于蔬語近俊亦與下絹布不對而結句之訛更俗不可耐周子固未必自稱子元

千古人安能相邀哉此皆流傳訛謬未暇深求而以

覶先生元作之佳則失之遠矣

東坡作故周茂叔先生濂溪詩云世俗眩名實至人疑

有無怒移水中蟹愛及屋上烏坐令此谿水名與先生

俱先生本全德廉退乃一隅因拋彭澤米偶似西山夫

遂卽世所知以爲谿之呼先生豈我輩造物乃其徒應

同柳州柳聊使愚谿愚施氏宿注題下云周茂叔先生

子燾字次元公守杭次元爲兩浙轉運同在錢塘爲賦

此詩次元終寶文閣待制

山谷作濂溪詩其序云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

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為人窘束世故權與仕籍不卑小官職思其憂論法常欲與民決訟得情而不喜其為小吏在江湖郡縣蓋十五年所至輒可傳任司理參軍運使以權利變具獄茂叔爭之不能得投告身欲去使者斂手聽之趙公悅道號稱好賢人有惡茂叔者趙公以使者臨之甚威茂叔處之超然其後乃悟曰周茂叔天下士也薦之於朝論之於士大夫終其身其為使者進退官吏得罪者自以不冤中歲乞身老於湓城有水發源於蓮花峯下潔清紺寒下合於湓江茂叔濯纓而樂之築屋於其上用其生平所安樂媲

水而成名曰濂溪與之游者曰溪名未足以對茂叔之美雖然茂叔短於取名而惠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煢嫠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聞茂叔之餘風猶足以律貪則此溪之水配茂叔以永久所得多矣茂叔諱惇實避厚陵奉朝請名改惇頤二子壽燾皆好學承家求余作濂溪詩思詠潛德茂叔雖仕宦三十年而平生之志終在邱壑故余詩詞不及世故猶髣髴其音塵其辭曰溪毛秀兮水清可飰羹兮濯纓不漁民利兮又何有於名絃琴兮觴酒寫溪聲兮延五老以爲壽蟬蛻塵埃兮玉雪自清聽潺湲兮鑒澄明激

貪兮敦薄非青蘋白鷗兮誰與同樂又曰津有舟兮蕩有蓮勝日兮與容就閒人間挐音兮不知何處散髮醉高荷爲蓋兮倚芙蓉以當伎霜清水寒兮舟著平沙八方同宇兮雲月爲家懷連城兮珮明月魚鳥親人兮野老同社而爭席白雲蒙頭兮與南山爲伍非夫人攘臂兮誰余敢侮

又按周子初以舅氏蔭主分寧簿用薦調南安司理參軍移郴桂陽令二年即徙知南昌初仕四官而三在江西故孔常父祭文有二十餘年不知其人之語南昌於南康相近意其卜居廬山在知南昌時故晚年以疾辭

廣東運判獨求知南康軍必先有田宅在廬山故求為
歸計否則廣東與道州接壤而去南康絕遠安得舍近
圖遠舍故鄉求異地也哉嘗考趙清獻抃集中亦有題
濂溪詩蓋清獻於英宗治平中再鎮蜀而周子由南昌
令遷判合州為清獻屬吏故求作是詩也是時周子尚
在中年已有濂溪之居尋由合州遷知郴州又有清獻
及呂申公薦遷廣東轉運判官按部踰年感瘴得疾然
後求知南康軍比清獻三鎮蜀將奏用之而周子已卒
蓋周子自判合州後無由與清獻相聚得相屬為詩然
則可中農謂周子遠宦弛肩之後不能旋里乃以故鄉

之浮名廬山之水者確乎其不然矣況清獻之詩亦直以爲高哉廬阜間出此濂溪派未嘗以爲道州之水不應蘇黃誤而清獻亦誤也今錄清獻詩於後云吾聞上下泉終與江海會高哉廬阜間出此濂溪派清深遠城市潔淨去塵壒毫髮難遁形鬼神縮妖怪對臨開軒窻勝絕甚圖繪困無風波虞但覺耳目快琴樽日左右一堂不爲泰經史日枕藉一室不爲隘有尊足以美有魚足以膾飲啜其樂真靜正於俗邁主人心淵然澄徹一內外本源孕清德游詠吐嘉話何當結良朋講習取諸兌

終